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

參賽類別	**☑小說組　　☐散文組　　☐新詩組**
作品名稱	**歷與曆**

撿骨回來的那天下午，葉承衡站在門口刮鞋底的泥。前幾天剛下過雨，墓園的土又濕又黏，深深卡進鞋紋裡。他在地上蹭了幾下，鞋底還是覆著一層灰褐色的泥。父親葉宗民把裝過礦泉水的空紙箱往牆邊一扔，叫他別弄了，等鞋乾了比較好刷，便進門準備洗澡。承衡低頭看了一會，才把鞋脫了，放在門外。

早上到墓園時，宗民先把香分給三個兒子，供桌上的水果還沾著早晨的水氣。師傅在墳前拜過后土，又看了看手錶，確定時辰後才拿起工具。原本前一年就該撿骨，偏偏家族裡碰到長輩過世，依習俗顧忌重喪，日子一延便拖到了今年。

真正要開墳時，師傅回頭叫家屬先站遠一點，不要往裡面看。阿姨婉華把承衡的手臂往後拉，他只好跟著站到墓碑側邊。鐵鏟一下接著一下落入潮濕的土壤，聲音悶在泥裡，沒過多久，棺木上方的土已被清開，木板露了出來。師傅又示意眾人退後一些，直到棺蓋掀起，等了一會，才招手讓他們靠近。

承衡走過去時，聞到一股潮濕混著朽木的氣味。棺裡的衣料已經腐爛到無法辨認，幾乎只剩覆滿棺木屑的棕黑色骨骸。師傅戴著手套，把覆在骨上的泥土慢慢撥開，碰到還裹著掌骨的地方，就沿著邊緣小心地剝，把散落其中的指骨逐節找出，輕輕地放到一旁的籃子裡。

承衡原本站在人群後面，不知不覺往前了一點。股骨頭、股骨頸、大轉子……那些名詞幾乎不用思考，便在腦海中浮現出來。醫學系念了六年，他在大體實驗室摸過，在 X 光和 CT 上看過，也在外科手術臺上見過。

母親剛生病的時候他才十歲，留下來的記憶零零碎碎，有時連自己也分不清，那些記憶究竟是真的發生過，還是聽父親和阿姨講多了，才在腦中一點一點拼湊出來的。可以確定的是，眼前這些骨頭，他一一都認得。

師傅清掉下顎附近的土時，兩顆臼齒上的銀粉忽然閃了一下。承衡隱約記得母親以前拍照時，總嫌三兄弟沒站好，拍完還要把相機拿回來檢查一次，閉眼的重拍、歪頭的重拍，笑得不好看的也重拍。可是母親笑起來究竟是什麼樣子，他卻不太記得，更記不清那兩顆牙齒在她張嘴笑時，到底有沒有亮過。

下午，家裡的人陸續散了。大哥承勳和二哥承祐先行離開，婉華還留在門口，跟鄰居聊著早上發生的事。承衡進門後，準備上樓換衣服，經過父母以前的房間時，發現門還半開著。老衣櫃最下面塞著一個紙箱，封箱膠帶已經黃了，側面用黑色奇異筆寫著「婉青 (醫院)」。他原本只想把門帶上，站了幾秒，還是走進去把紙箱拖了出來。

裡面有醫院的診斷證明、保險文件、藥袋、影像光碟，也夾著幾張過期的農會月曆。

紙一翻便揚起灰，還殘留一點舊藥袋的味道。承衡先抽出病理報告，上面寫著「浸潤性乳管癌，ER 陰性、PR 陰性，HER2 IHC 3+」，旁邊的影像報告裡，腫瘤最大徑接近四公分，腋下則沒有明確的轉移跡象。視線在密密麻麻的字句中快速掃過，卻在看見頁首的日期時停了下來，他又把紙拿近一點。

的確沒看錯，切片結果出來的日期，確實是在北海道旅行以前。

光碟底下正好壓著那張旅行社行程表。泛黃的封面是一幢亮著燈的雪地小木屋，第一天到新千歲，第二天到小樽；翻到背面，有溫泉、牧場，和一個名字很長的免稅店。

承衡把兩份資料並排放在地板上，病理報告上的日期比旅行出發早了一星期。但在他的印象中，順序卻完全不是這樣。

十歲那年的記憶裡，先是北海道、下雪、旅館的暖氣、母親讓他和兩個哥哥站在路邊拍照，回臺灣以後沒多久，家裡才開始出現醫院、手術、化療這些事情。當時沒有人坐下來告訴他什麼是切片，也沒有人會特別向一個小學生解釋惡性腫瘤。久了以後，他只記得看雪回來後，媽媽才被查出癌症。

旁邊的那張舊月曆，正好是她確診的那個月。月初寫著「摸到硬塊」，過幾天是「超音波」，再下一個紅圈是「切片」。有一天只有三個字「婉青哭」，隔天則寫著「承衡校外教學，午餐 200」。

宗民剛洗完澡，正用毛巾擦著濕漉漉的頭髮，走過舊房間時，看到他蹲在地板上，便站在門口問：「你翻那些東西做什麼？」

承衡轉過頭，嘟噥一句：「整理啊。」

「今天就要整理喔？」

「你不是說有些東西可以丟？」

父親想了想，大概自己還真說過，也就沒再追究。承衡拿起病理報告，又拿起旁邊的行程表，猶豫幾秒後，他才開口問：「媽在去北海道之前，就已經知道了嗎？」

宗民走進房裡，低頭看了一眼，便繼續用毛巾擦頭，只說了聲：「知道啊。」

這聲「知道啊」太過平常，承衡一時反而不知道怎麼接話，他又確認了一次日期，才繼續問：「那醫師沒有叫她先處理嗎？」宗民把毛巾從肩膀拿到手上扭了幾下，才說：「應該有吧。」

「應該有吧是什麼意思？」承衡的手不自覺地握緊。

「都過了十幾年了，我哪記得。你阿姨勸她不要去，我也有啊。」

「那她怎麼還去？」

父親又把毛巾掛回肩上，轉過身說：「啊她就想去呀。」承衡突然站起身，聲音裡帶著不滿：「那你直接把機票、旅館退掉不就好了？」

宗民回了句「退掉她就不去了喔？」便往外走，並叫他看完後，記得把地上的灰塵擦一擦。

那天晚上，承衡翻來覆去就是睡不著，直到凌晨兩點多，他乾脆拿起手機，把下午拍下來的病歷一頁頁翻過。

切片確診後一星期，母親照原訂行程去北海道旅行了八天，回國後又等了一段時間才接受手術。從切片結果出來，到真正開刀，前後隔了整整三十三天。

承衡皺了皺眉，三十三天或許稱不上是多離譜的等待時間，可如果不是為了照原定計畫去北海道，是不是可以更早安排手術？

他繼續看病理報告，原先影像上沒有明確異常的腋下淋巴結，手術後卻證實已有轉移；接著是化療、開始使用 trastuzumab 前的心臟超音波，以及後續幾次心臟功能追蹤，期間曾因心臟功能下降而暫停用藥，再往後不到一年，影像上開始出現肝、肺轉移。

近四公分、ER 與 PR 陰性、HER2 陽性的腫瘤，即使術前影像沒有明確的腋下轉移，照他這幾年學到的處理方式，這樣的病人如今多半會先接受術前治療。可是母親的病歷裡，治療卻是先從手術開始。

他打開筆電，新建一個 Excel 試算表，從第一份報告開始填上日期：初診、切片、北海道、手術、第一次化療、心臟超音波、trastuzumab、心臟功能下降、暫停用藥、恢復治療、第一次轉移、換藥、住院……。他將那些格子，一列一列填滿，直到視線再也無法對焦。回過神來，才發現天色已經亮了。

中午，宗民下樓吃午餐，看見一張張列印出來的表格攤在餐桌上。承衡坐在桌子另一頭，手指壓著其中一張紙，面前的碗筷，他幾乎連碰都沒碰。宗民站在桌邊掃了一眼，開口問：「你印這些做什麼？」承衡把手上的紙往旁邊挪開了一點，說：「我想看看那時候，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

「什麼怎麼回事？」宗民拉開椅子坐了下來，順手把醬油碟往旁邊推，免得壓到桌上的紙。承衡把幾張表格疊在一起，用手指點了點其中兩行日期說：「媽從切片確診到開刀，中間居然隔了整整一個多月，而且那個腫瘤照現在的做法，多半會先考慮術前治療。她那時候為什麼直接開刀？」

父親夾魚的手停住了，筷子懸在半空中。他抬眼看承衡：「你現在是在考我嗎？」

「我只是想問那時候是怎麼決定的。」承衡把那疊紙收回自己面前，又翻到下一張，「醫師當時是怎麼跟你們講的？」

宗民緊蹙著眉頭，筷子在碗裡撥了兩下，「都十幾年了，我哪記得那麼細。」

承衡又問：「那你總該記得是誰決定先開刀吧？」

宗民抬頭瞪他，有些不耐煩地說：「醫師說能開刀，後來就開了。其他的什麼治療，你問我，我哪會知道？」他低頭挑魚刺，過了一會才又說：「她那時候每天晚上都在摸那顆，摸完還叫我摸，問我是不是有變大。後來聽到可以拿掉，就一直問什麼時候可以開。」

承衡看著桌上的日期，沒有回話。

那天晚上，承衡又打開試算表。滑鼠游標停在「北海道」旁邊的空白欄位，一閃一閃。他敲了鍵盤：「確診後延遲治療」，盯了幾秒，又整句刪掉，最後只按了儲存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他往回查當年的健保給付、藥物核准和治療指引。起初他以為總能找到一個年份，像教科書改版一樣，把「以前」和「現在」乾乾淨淨地切開，可是愈往前查，時間愈亂。

有些研究在母親確診以前就已經發表，卻只針對特定族群；有些做法當時已經有人採用，卻還沒有成為各院一致的習慣。新的藥物、組合與共識逐年問世，今天他在課堂上背得理所當然的治療順序，在十幾年前，竟找不到一個明確開始的日期。

他盯著螢幕看了很久，最後決定寄電子郵件給母親當年的主治醫師。吳崇德仍在原來的醫院，只是門診減少到每週的兩個下午。

承衡來回把內文改了好幾次，最後只留下自己是陳婉青的兒子、剛從醫學系畢業，最近整理母親病歷，有些地方想請教。兩天後，吳醫師回信，叫他先把病歷調閱的申請辦好，週三門診結束後再過去。

吳醫師比舊照片裡老很多，頭髮幾乎全白。門診結束後，他把病歷號碼輸進電腦，盯著名字看。

「陳婉青……名字有印象。」

承衡鬆了一口氣，「你還記得她？」

「名字而已啦，長相不一定記得。」吳醫師摘下口罩，「十幾年前耶，我如果跟你說，我連她穿什麼來都記得，你才要覺得奇怪吧。」

吳醫師問他現在哪裡 PGY，知道他二階國考才剛考完，只哦了一聲：「現在看得懂病歷了是不是？」承衡只是淡淡一笑，視線很快又落回螢幕。

吳醫師把最早的幾份影像調出來，「現在看到這種條件，你會先想到術前治療很正常。那時候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做法，只是沒有今天這麼固定。」

「哪些地方不一樣？」

「資料、院內習慣、病人的狀況，都有差。」吳醫師把畫面往上捲，「她那時候影像看起來可以開，腋下沒有很明確的轉移證據，外科也評估可以切，所以先做手術在當時並不是很奇怪的選擇。」

承衡沒有立刻接話，他盯著病歷往下看，滑鼠滾輪停在一行英文上：patient prefers surgery first。

他皺起眉，抬手指向螢幕，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吳醫師湊近看了一眼，說：「就是你看到的這樣，她那時候比較希望先開刀。」

「她自己要求這麼做的？」

「不能這麼說。」吳醫師搖了搖頭，「醫師當然會先說明治療方案，病人也會有自己的

想法，最後才一起決定。當時應該有說明過其他治療方式，不過，看起來她還是比較希望先把腫瘤拿掉。」

「她知道如果先做術前輔助治療，可能有什麼差別嗎？」

「病歷上看起來有談過，」吳醫師往後靠了一些，「我只能告訴你當時有寫下來的東西，至於她那時候到底聽懂多少，我沒辦法替她回答。」

承衡盯著那行英文，「如果是今天，你會先做術前輔助治療嗎？」

「大概會吧。」

承衡盯著他，「所以那時候——」

吳醫師轉頭看他，「你是想問，當時這樣做到底有沒有錯？」承衡沒有否認。

老醫師把手從滑鼠上移開，「今天同樣的病人坐在我面前，我多半不會照這個順序處理。可是這是十幾年前的病歷，我不會拿今天的東西回頭指著它，說這裡就是做錯了。」他繼續往後翻，看到心臟超音波、停藥、恢復治療和後續轉移，有些地方他還記得當時的做法，有些已經只能靠病歷往回推。

承衡忽然想起北海道之旅，「她確診後一星期就出國，最後拖到一個多月後才開刀。如果她那時候沒有去北海道，早一點開始處理，結果是不是就會不一樣？」

吳醫師沉默了一下，才說：「治療的時間當然會影響風險，可是你現在要我告訴你，她當時如果沒有去北海道，後來就不會變成這樣，我沒辦法這麼說。」

承衡胸口那股壓了幾天的煩躁又浮上來，終於按捺不住：「這個不知道，那個也不能確定，難道就只能讓病人自己去面對──」他猛然煞住，後面的幾個字卡在喉嚨裡，沒能說出口。

診間裡的空氣彷彿停滯了幾秒，只剩下空調低沉的運轉聲。吳醫師看著他的眼睛，沒有生氣，只是把椅背往後靠了一點。「不然你希望醫師怎麼辦？」他問。

承衡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吳醫師又繼續說下去，「文獻資料有多少、病人身體狀況怎麼樣、還有哪些治療選擇，她自己又是怎麼想；能作為醫師判斷依據的，也只有當下的條件。」吳醫師重新握住滑鼠，「十幾年後會多哪幾篇研究、多哪種藥、多哪條 guideline，沒有人能夠先知道。」他把畫面往後捲了一頁，「你以後如果遇到病人來問，大概也只能這樣做解釋。」

畫面又往後捲了幾頁，某次治療紀錄旁，只有短短一行：patient requested treatment delay。承衡問那次又是為什麼延後，吳醫師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，盯了半天，最後搖搖頭說：「真的忘了，病歷不會什麼都寫，那時候大概也覺得風險講過了，下一次的治療也排好了，就這麼定了。」

承衡盯著螢幕畫面，腦海先是浮現北海道，再來是那句 patient prefers surgery first，現在又多了一句 patient requested treatment delay。他愈去想，愈覺得心煩意亂。

離開時，承衡走到診間門口，手已經握住門把，卻又停了下來。

「吳醫師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她那時候……很害怕嗎？」

吳醫師愣了一下。他摘下眼鏡，低頭擦了擦鏡片，沉默了一會，才抬起頭看他，說：「你怎麼會問我這個？」

承衡握著門把，沒有答話。

「你是她兒子耶。」吳醫師說。

承衡僵在原地，遲遲沒有回頭。幾秒後，他才緩緩將門打開。

回到家後，承衡又把那些舊月曆翻了出來，才發現醫院裡病歷寫著 patient requested treatment delay 的那一週，有一格畫了一顆很醜的星星，旁邊寫著「承祐國小畢業典禮」。他又往前看了兩天，上面只寫著「婉青吐，掛急診」。

宗民正在院子裡修水龍頭。承衡拿著月曆走過去，在旁邊蹲下，問那次延後治療，是不是為了參加二哥的畢業典禮。父親瞄了一眼，只說「對啊」。

「醫院的病歷只寫她自己要求延後治療。」承衡捏著月曆邊緣，「看起來就像她一直不配合。」

宗民猛然抬起頭，大聲地說：「什麼叫不配合？」又低下頭繼續摳那塊已經硬掉的橡膠墊片。「那一次她吐得很慘，可是你二哥剛好要畢業，她就說乾脆把下一次的治療往後挪一週，等畢業典禮結束再去。」

他費了點力氣，終於把舊墊片摳了出來，隨手扔到一旁。「她有一次半夜吐到坐在浴室地板上，我拿外面的水桶給她，她還嫌那個很髒。」宗民低著頭換新的墊片，「這種也要寫進病歷喔？」

墊片換好後，宗民把水開到最大，水柱沖了一陣子才關掉。兩個人站在原地等了一段時間，水沒有再滴下來。

承衡低頭看著手裡的月曆，捏著邊緣的指節微微泛白，還是忍不住問：「可是她也有好幾次在拖，像是後面有一次住院，卻還是回家過年。她如果真的很想活下去，為什麼不能安安分分地把療程走完？」

宗民手邊的動作停了。

「安安分分？」

他把扳手重重地扔進工具箱，發出「碰」的悶響。

「她化療前一天就開始想吐，車還沒開到醫院，就一直說嘴巴苦，打完藥回來就躺著不想起來，你們一放學，她又要勉強自己爬起來。那次過年住院，她也是硬要辦出院回家。」

「她每天跑醫院跑成那樣，你說她不安分？」宗民把工具箱用力蓋起來，「有時候她就是不想去啊，很累啦。」

巷口一輛以擴音器播放著「紗窗、紗門、換玻璃」的叫賣車慢慢經過，聲音拖得很長，一路晃進巷子裡。

兩個人都沒說話。等叫賣聲逐漸遠去，承衡才開口，「那北海道呢？」宗民原本已經拎起工具箱，聽到這句話後，又停了下來。

「她才剛知道得了癌症，就跑去北海道玩，這總該不是因為太累吧？」

宗民看著他，「就是因為知道了才要去啊。」承衡愣了一下。

宗民把工具箱放回地上，「她想看雪好幾年了，那時候她說，開完刀不知道人會變成怎樣，後面如果要化療，頭髮也可能會掉，身體會不會有力氣也不知道。既然機票都訂了，她就說不然先去，回來再處理。」

院子裡很安靜，只剩剛修好的水龍頭偶爾傳來管線裡的水聲。

「小樽那天雪很大。」宗民忽然說，「她手套都濕透了，我一直叫她上車，她不肯。」他低頭看了看工具箱，承衡也低下了頭。

「就一直站在外面看著天空。」

承衡低聲說：「可是如果當時每一步都再積極一點，也許——」

「也許什麼？」

承衡抬起頭，發現父親正看著他，繃緊的眉頭緩和了些，只剩下一點疲倦，「你一下子問醫師，一下子問我。你翻那些東西翻到半夜，到底是想知道什麼？」

「想知道要是當初做了別的決定，她是不是就不會死？」

承衡嘴唇動了動，似乎想說什麼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宗民嘆了一口氣，一把拎起地上的工具箱，「你一定要我講，我也只能講我不知道。」走到門邊，他停下腳步，又說：「你那時候才十歲，她第一次住院，你站在走廊哭，護士還來安慰你。」

承衡愣在原地。

「你那時候只要哭就好了，」宗民把門推開，「我們還得想明天要怎麼辦呢。」

那天晚上，承衡沒有再打開筆電，只是把那張月曆放回了原來的紙箱。

幾天後，到了晉塔的時辰，家裡人又聚在一起。金斗甕包著紅布，由大哥抱著，父親捧香走在前面。工作人員核對名字和生卒年月，把甕安進龕位，櫃門闔上以前，宗民湊近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，沒有說什麼。

承衡站在旁邊，忽然想起母親住院時很討厭病房裡的塑膠水杯，總說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，叫父親把她在家裡用的杯子帶過去。他已經想不起那個杯子是什麼顏色，也記不得自己究竟去過那間病房幾次，只記得母親喝水以前，總要先皺著眉聞一下。

等他回過神，櫃門已經闔上了。

PGY 開始以後，承衡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再調查母親的事。第一個月輪內科，早上六點多進病房、交班、查房；下午好不容易坐下來，又有家屬拿著手機，問網路上查到的東西；值班室的床常常還沒躺熱，電話就響了。

一天傍晚，病房好不容易稍微安靜了些，病人的女兒卻在病房外攔下他，手裡緊緊握著手機，亮著的螢幕還停在某個五年存活率的網頁上。

「如果兩個月前就把我媽帶來，現在是不是不會變成這樣？」女人急切地問，承衡回答她「不能這樣直接算」，女人立刻又補上一句：「那時候就摸得到一塊凸起了，是她一直說只是發炎而已。我不知道，我還以為沒關係……」

「如果那時候我帶她過來就好了……。」

承衡看著她的手機螢幕，腦中已經浮出一套標準答案：腫瘤生物學、分期、個體差異，還有時間與結果之間不能這樣往回推。話到了嘴邊，他卻嚥了下去。

「那時候怎麼會拖到兩個月？」他問。女人愣住了。

問出口後，承衡自覺不妥，才放緩語氣：「我可以問一下，那兩個月家裡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短暫沉默後，女人才說父親那時候正在洗腎，母親每天都是家裡、醫院兩邊跑，為了照顧父親，總說自己的事情晚幾天沒關係。她自己工作也忙，總覺得過幾天再帶母親去檢查就好。

說到這裡，女人低下頭，眼眶微紅，「早知道我那時候就不應該聽她的。」

承衡把旁邊的椅子拉開，請她坐下。半晌，她才抬起頭，又問了一次：「所以，如果她有早兩個月來，是不是會不一樣？」

「有可能不一樣，」承衡接著說，「可是我沒辦法跟妳保證，如果真的早兩個月，結果就一定會怎樣。」

女人低下頭，兩隻手還是緊緊抓著手機。承衡陪她坐了一會，才問她明天是不是還會來，並說主治查房時，可以再一起把目前的治療講一次。

這時工作手機響了，原來是護理站催他另一床的醫囑還沒開。

回到護理站補紀錄時，他還是覺得很煩，前面還有檢驗沒追，住院紀錄也還沒寫，學姊問他怎麼一個病情解釋弄那麼久，他把滑鼠點回病歷畫面，只說：「家屬一直問。」

凌晨兩點多，他好不容易回到值班室，才看到父親下午傳來的訊息。

宗民傳來的照片，是家裡牆上的月曆。照片拍得有點歪斜，七號眼科、十二號普渡、二十號承勳回家，最下面用藍筆寫著「承衡休假？」宗民只補一句：你哪天回來自己圈。承衡回：月底的星期日，如果沒有被臨時叫回醫院的話。

承衡把手機放下，打開了筆電。

那張 Excel 還留在電腦桌面右下角，檔名叫「媽媽_timeline_final」，他盯著檔名最後的 final，忽然覺得有點蠢，於是將滑鼠移了過去，想重新命名。

停了一下，他最後還是沒有改。

月底那個星期日，他回去了。

宗民一早去市場買魚，回來後不斷嫌蔬菜太貴。承衡睡到快中午，下午才幫父親搬了兩箱堆在樓梯下的舊報紙。走過舊房間時，他又看見那個寫著「婉青 (醫院)」的紙箱。蓋子沒有封好，裡頭的文件還維持著前陣子被翻亂的模樣，他蹲下把幾份文件塞回原位，那張十四年前的舊月曆就在最上面。

承衡拿起來看，「摸到硬塊」、「超音波」、「切片」，幾個紅圈還在，再往下，是「婉青哭」，旁邊隔了一天，寫著「承衡校外教學，午餐 200」。

他本來要把月曆放回紙箱，宗民卻在廚房喊他吃飯，他應了一聲。走到餐桌時，才注意到月曆還拿在手中，便隨手擱在桌上。

宗民先吃完晚餐，就去院子澆花。沒多久，他又走回廚房，手裡捏著一團濕透的報紙。「下面那張又爛掉了。」他把那團濕報紙丟進垃圾桶時，看到餐桌上的那張紙，「這張比較厚。」便順手拿回院子。

承衡吃完飯後，才發現宗民已經把那張月曆拿走。趕到院子時，已看到宗民在花盆旁蹲下來。他把紙對折再對折，一手推著花盆邊緣，另一手將月曆塞到花盆底下，說：「這裡沒墊的話，每次澆水，土都會跟水一起流出來。」

宗民澆完水，站起來，又朝屋裡看了一眼，說：「浴室那顆又在閃，你去看還有沒有燈泡。」承衡沒有立刻動身，他看著花盆底下，抬起的手在空中停了幾秒，最終還是把手放下，轉身走進屋內。櫃子裡還剩兩顆燈泡，他拿了一顆出來，發現宗民正把椅子往浴室門口搬。

「我來弄啦。」承衡從他手裡把椅子接了過去。

院子的紗門沒有關緊，雨後的風從縫裡吹進來，花盆底下那頁月曆掀起一角，很快又落回地面。